

中国边疆探索丛书

鲜卑石室 寻访记

米文平 著 xianbeishishi
xunfangji

丛书主编 马大正

鲜卑石室寻访记

米文平 著

K928.9

11-3

黑龙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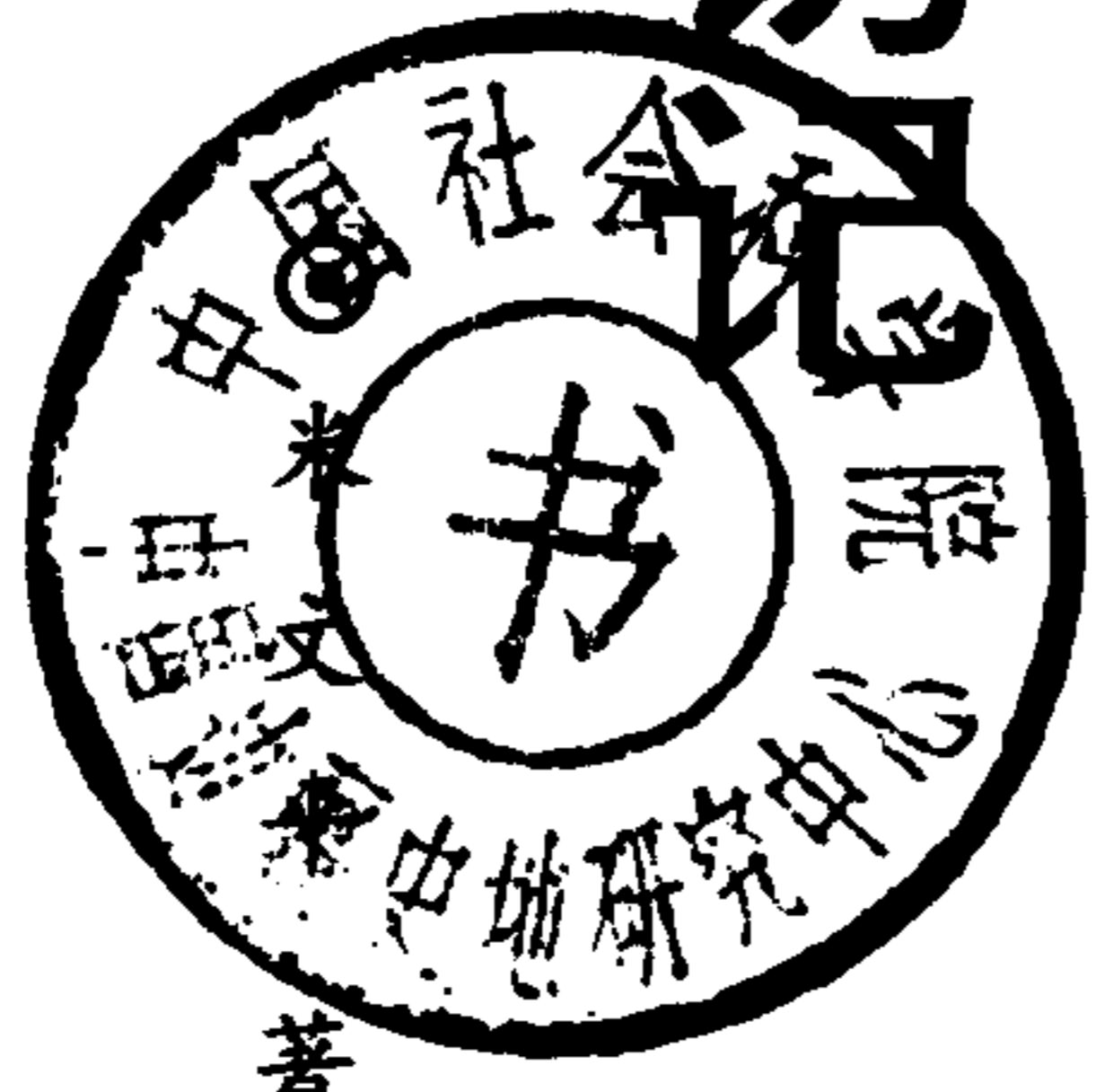
专家学者的考察散记
边陲僻地的探险亲历

China



中国边疆探察丛书


鲜卑石室寻访



山东画报出版社

书 名 鲜卑石室寻访记
著 者 米文平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址: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 271000)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850×1168 毫米)
4.25 印张 1 插页 24 幅图 70 千字
印 数 1—10000
I S B N 7-80603-156-1/Z·20
定 价 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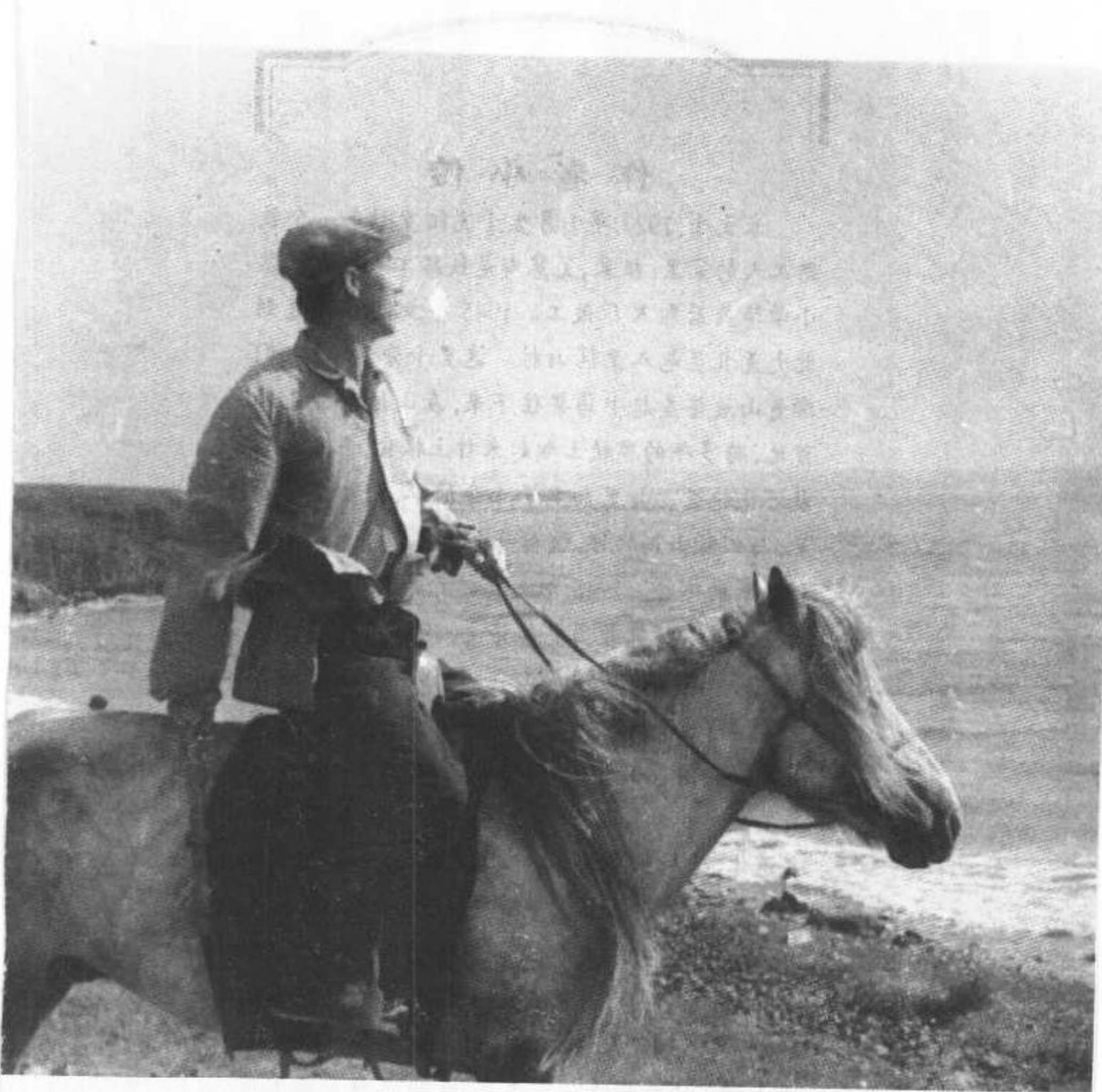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782/02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的亲历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支小小的民族，在天下大乱之际，从东北边陲挥师越过长城，大喝一声：“拓跋鲜卑来也！”跃马弯弓，统一了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前后统治148年。忽然间，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这样一个英雄的民族，经过1500多年，找不到多少关于他们的可靠踪迹，使一代代历史学家们为之惭愧。本书作者以对历史考古的由衷热爱、坚强毅力和非凡悟性，终于寻访到鲜卑先祖居住的石室，揭开了千古之谜。其叙述富有感情色彩，条理清晰，通俗易懂却又常常表露出学者的智慧，使人在饶有兴味的阅读中了解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并受到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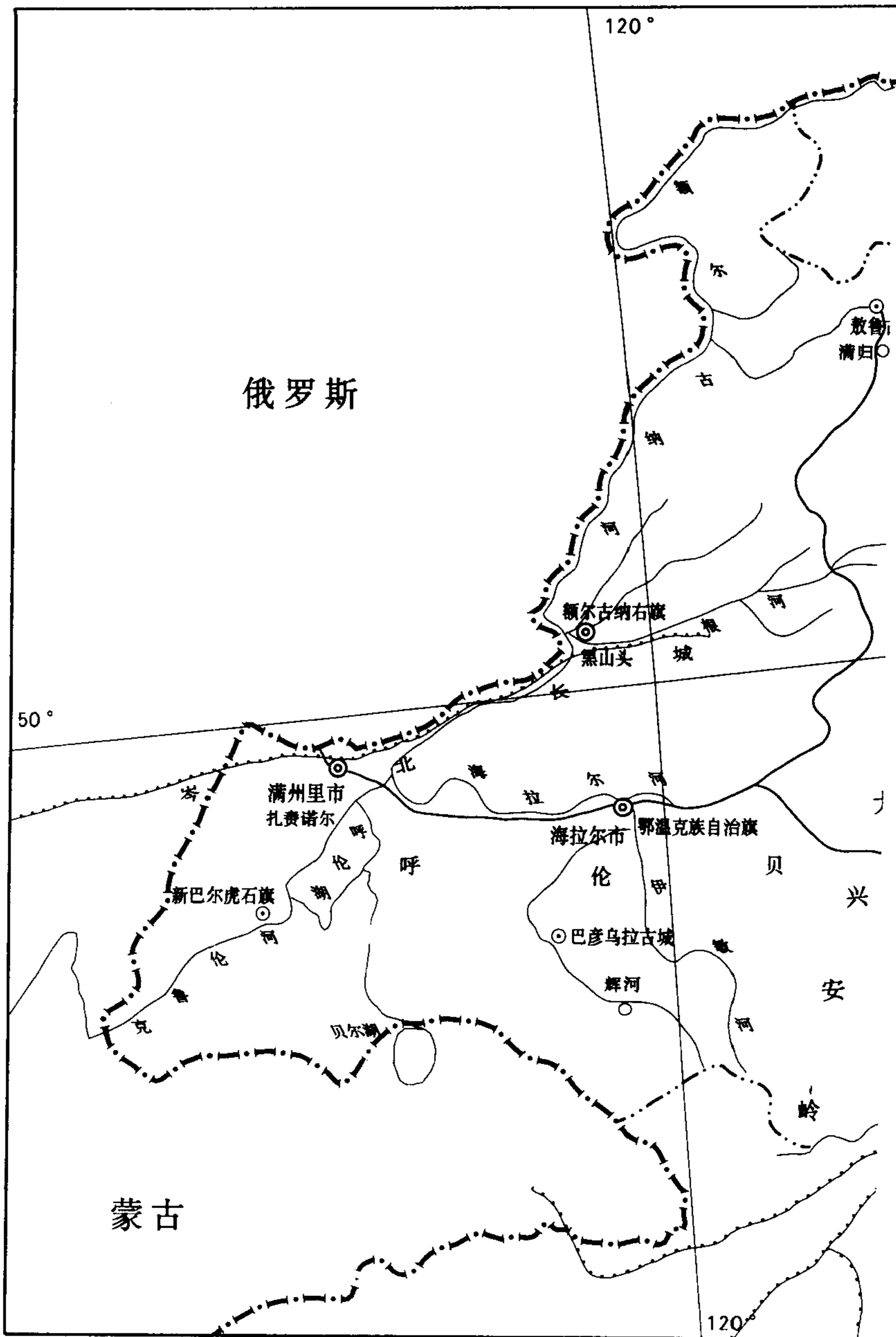
米文平在考察途中

作者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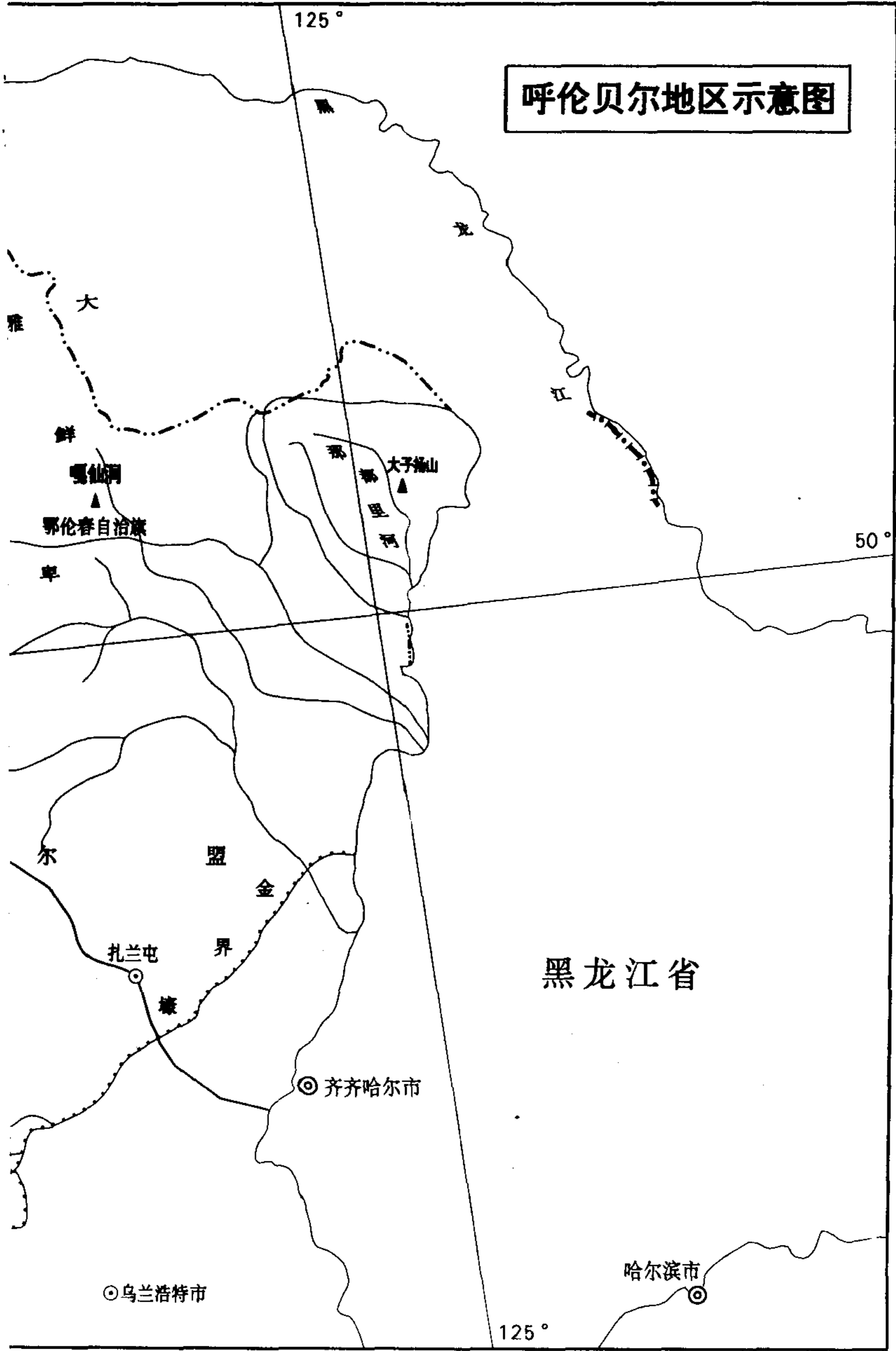
米文平,1927年1月生于沈阳皇姑屯一个铁路工人的家里,祖辈、父辈都是铁路工人。在铁路小学毕业后即入厂做工。1945年初随家逃荒到北大荒扎兰屯八里区山村。这里十分偏僻,人们顺着山坡搭盖起小马架住下来,在山坡下开几垧荒地,将多年的腐植土翻起来种上粮食,当年全家就可吃饱饭。山里人生活十分简单,一切自给自足,与田野山川为伴,这对一个城市青年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体验。1948年土改时开始当小学教师,后在扎兰屯师范教历史和语文,1957年到呼伦贝尔盟文教局搞函授师范工作,1959年于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专科毕业。1960年至1976年在呼伦贝尔日报当记者、编辑,1977年起,在呼伦贝尔盟文物工作站从事边疆地区考古工作,1991年退休,为副研究馆员。当记者时,就对草原游牧文化和大兴安岭森林游猎文化感兴趣。考古之初,在伊敏河流域调查,发现了多处细石器遗址和鲜卑墓葬。1978年随裴文中发掘辉河口细石器遗址,并考察扎来诺尔煤矿旧石器遗存。1980年在大兴安岭北部嘎仙洞考察,发现了鲜卑石室旧墟,解开了千古之谜,轰动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此后全力投入鲜卑历史考古和森林游猎民族文化研究工作。雅好历史、哲学,好穷根究底等。他信奉“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只能以历史形成的现实为舞台,自觉地利用现实,自觉地创造未来”的格言。

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幽静的后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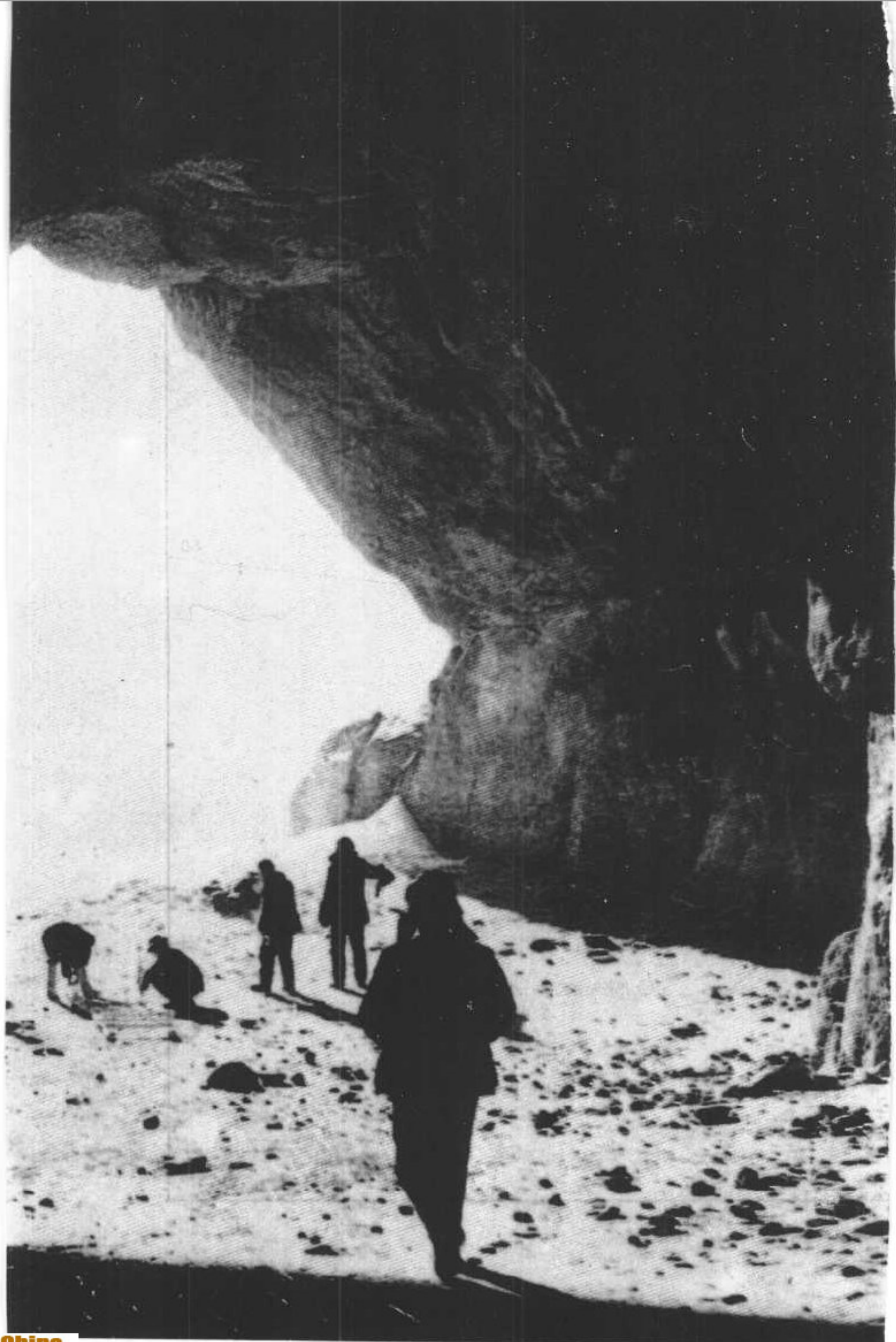
翦伯赞



呼伦贝尔地区示意图



黑龙江省





目

录

- 一、幽静的历史后院/1
- 二、鲜卑历史的千古之谜——大鲜卑山/6
 - 1. 马长寿的战略方向——大兴安岭/6
 - 2. 鲜卑考古的难题/11
 - 3. 北方大厦一席谈/14
- 三、四探嘎仙洞/20
 - 1. 嘎仙洞的传说/20
 - 2. 深秋初探嘎仙洞/26
 - 3. 严冬再探嘎仙洞/32
 - 4. 盛夏三探嘎仙洞/37
 - 5. 四探嘎仙洞发现石刻祝文/39
 - 6. 珍贵的历史遗物/42
- 四、从嘎仙洞到北京/48
 - 1. 书法家齐光一言定鼎/48



2. 碑帖专家张明善传拓石刻
真迹/50

3. 呼和浩特巧遇历史学家刘
凤翥/52

4. 五访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张
政烺/54

五、鲜卑石室的发现引起轰动/62

1. “鲜卑学发展的第四个里
程碑” /62

2. 大鲜卑山标上了《中国历史地
图集》/64

附录

1. 拓跋鲜卑先祖石室考/68

2. 呼伦贝尔寻古访今拾遗/84

主编手记/121

还想再说几句（马大正）/122

一、幽静的历史后院

呼伦贝尔盟地处中国北部边疆，西隔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相望，东濒嫩江与黑龙江毗邻，中间为纵贯南北的大兴安岭。按自然地理特点，分为3个不同区域：中间是大兴安岭山地林区，为游猎民族的天然王国；岭西呼伦贝尔高原，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岭东嫩江平原，适于农耕。“呼伦贝尔”一名始于清代，因境内有呼伦湖与贝尔湖而得名。当时所称呼伦贝尔的地方，指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高原而言。呼伦贝尔草原是世界上有名的三大优良牧场之一，这里地貌坦荡、广阔、空旷，没有树木，没有村庄，一望无垠，只有远接天际的碧绿草原和覆盖着草原的蓝天。来到这里，不由使人联想到“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样的诗句，只有在这



样的草原上才会理解这样的意境，也只有这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才能唱出这样的千古绝响。

现今的呼伦贝尔盟，属内蒙古自治区，面积 25 万平方公里；国境线长达 1685.82 公里，其中中俄边境线 1010 公里，中蒙边境线 675.82 公里。

1961 年夏天，历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翁独健、韩儒林、熊德基等 20 多人应邀到内蒙古自治区访问。这些人可以说是中国当时史学界的精华。我当时作为记者有幸在呼伦贝尔盟公署二楼大会议室里听到翁独健、韩儒林等几位蒙古史专家做的学术报告。那以后不久，翦伯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内蒙访古》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内蒙“这个历史学的宝库，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打开，至少没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翦老在 30 多年以前提醒人们的这句话，现在看来，不仅是对史学家，至少是对呼伦贝尔地区想要开发这历史文化资源宝库的所有人来说，应该是多么重要的战略指导。特别是文中谈到呼伦贝尔时，那诗一般的语言表述，在此为了不致拙笔有损翦老文章风骨，原文照录如下：

呼伦贝尔不仅在现在是内蒙的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



根据《后汉书·鲜卑传》所载，鲜卑人最早的游牧之地是鲜卑山。他们每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鲜卑山、饶乐水究竟在哪里，历来的史学家都没有搞清楚。现在我们在扎来诺尔附近木图拉雅河的东岸发现了一个古墓群。据考古学家判断，可能是鲜卑人的墓群。如果是鲜卑人的墓群，那就可以证实早在两汉时期鲜卑人就游牧于呼伦贝尔西部达来湖附近一带的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征服内蒙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的活动。鲜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

鲜卑人占领了这个草原就代替匈奴人成为蒙古地区的支配民族，以后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

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重重叠叠的山岭和覆蔽着这些山岭的万古常青的丛密的原始森林，构成了天然的障壁，把这里和呼伦贝尔草原分开，使居住在这



里的人民与世隔绝，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保持他们传统的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直到解放以前，居住在这个森林里的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历史阶段。但是解放以后，这里的情况已经大大地改变了。

从翦老精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对于研究北方民族历史和文化该是多么重要。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也曾提到“鲜卑拓跋部先世居于嫩江西北的大兴安岭地区……”，可惜的是当时一行学者走马看花，皆已来到鄂伦春却未深入嘎仙洞，千载难逢的机遇被错过。我是从当年《人民日报》一发表翦老的《内蒙访古》就看了不知多少遍。可是又过了整整20年，1981年才发表了我的调查报告《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但这时翦老已经作古。

翦老所说“没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是就游牧民族活动的内蒙草原而言，虽然也提到人类是从森林到草原的，但大兴安岭北部的原始森林，就更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我认为，大兴安岭北部千里林海作为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态系统，不只是民族史与民族学的宝库，而且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宝库。至今岭东仍为鄂伦春族游猎区域，岭西则是一支鄂温克人的游猎区域。1967年12月，我初次到岭东的鄂伦春自治旗，但未进入森林，也不知有个嘎仙洞。岭西，我到过北纬51度及北纬52度一带。1969年12月17日，我到根河上源



的开拉气林场 107 小分队采伐区，同采伐工人一起生活了几天。这里地处大兴安岭岭脊，是绝少人迹的林海深处。遮天蔽日的参天丛林，在寒冬季节落叶松的针叶已落尽，密林里也不再是那么幽暗了。纯洁晶莹的白雪把群山林海装点得分外妖娆。有一天，我进入林间，在没膝深的积雪中走了不大一会儿就拔不动两腿渐渐落后下来。前边带路的工人回过头来耐心等待，惟恐我离开他走过的足迹掉进深雪坑。我到他跟前时，他笑着说，鄂伦春猎民穿上狍腿皮缝的奇克密，又轻又软，进山打猎走这样地方像走平道似的，要是穿上他们祖传的滑雪板那就像飞一样。这时我真正理解了世世代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鄂伦春猎民是我们山外人所无法想象的。

70 年代以来，我曾在伊敏河畔寻觅细石器遗址，之后又陪同裴文中教授赴扎来诺尔考察古人类化石。但是，最让我魂牵梦绕的还是对千古之谜鲜卑石室的寻访。

